

武侠小说全集

卫斯理



追魂令

ZHUIHUN
SHERLING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追魂十二令

ZHUI HUN SHI ER LING

倪 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魂十二令/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 - 7 - 80240 - 435 - 9

I. ①追…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226 号

书 名: 追魂十二令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刘清海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9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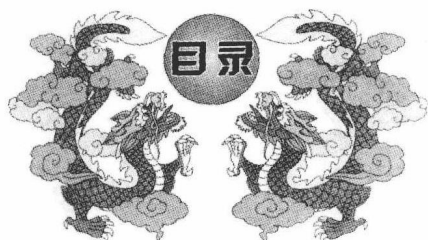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目录

第一章	晴天霹雳金牌北行	1
第二章	血鞭横扫壮士饮恨	10
第三章	掌珠失陷豪杰俯首	19
第四章	奸徒狡计壮士含冤	29
第五章	气吞河岳夜捣龙潭	41
第六章	宝剑在握治恶辟邪	51
第七章	翻掌降雷覆手降雨	60
第八章	拯人于危置己于险	70
第九章	借幻仙剑义结红颜	82
第十章	发无目令号召英雄	91
第十一章	敌忾同仇英风高照	100
第十二章	血腥遍地壮志未酬	109
第十三章	魔焰高胜群雄束手	120
第十四章	小人贪货君子重情	129
第十五章	雏凤离群喜逢异士	139
第十六章	声声凄怨着着忍饶	148
第十七章	玉手频挥色魔迭创	160
第十八章	怪客奇功儒侠束手	170
第十九章	忠昭日月义贯乾坤	180
第二十章	天出红日地生赤胆	190
第二十一章	天荒一老技慑群英	202
第二十二章	掌毁双煞义护玉郎	212

追魂十二令





追魂十二令



第二十三章	虎口余生龙潭追艳	222
第二十四章	不辞鼎锅勇救佳人	232
第二十五章	九子连环摧毁总坛	243
第二十六章	万恶巨愁谋刺元帅	253
第二十七章	冤屈难辩情爱难拒	263
第二十八章	堂主险谋闺女入彀	273
第二十九章	重情轻宝险死还生	285
第三十章	移花接木谋刺元戎	294
第三十一章	头颅可断铁志不移	304
第三十二章	少帅坐镇金后辟易	314
第三十三章	南龙舒爪北凤铩羽	326
第三十四章	虎将雄风堂主心慑	336
第三十五章	急昏少侠吓煞娇娃	346
第三十六章	戮力同心执戈卫国	355

第一章 晴天霹雳金牌北行

旭日才升，通向临安城西北的武林门的大街，已经是十分热闹了。这几天，不论是过往的客商，还是临安城中的土著，每一个人的面上，都是喜气洋洋的。那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岳元帅在河北节节推进，反攻金兵，收复失地，已经将金兵逼进开封城中了！

眼看大好河山，一片一片地收复，人心怎能不快？

每一个人见面之后，三句话不离，岳元帅。一提起岳元帅，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出奇的兴奋，金兵一听到岳元帅的名字，吓得望风而逃了，这还不值得人浮一大白么？

所以，武林门近大街旁的几个酒家，一清早就有人喝得醉醺醺的，倒也不是什么奇事了，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论识与不识，都要扯谈几句，是以更是嘈杂喧哗！

然而，突如其来的，一阵急骤得异乎寻常的马蹄声，将市声一齐压了下来，刹那之间，变得除了那蹄声之外，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几乎是立即地，一匹骏马，转过了街角，来到了大街上，原来在大街上的车马行人，纷纷走避，走得慢些的，连爬带滚，方始避开。

漆也似黑的骏马，扬起雪也似白的四蹄，飞一样地向前奔驰着。

由于骏马的去势特别快，是以骑在上面的那个差官，究竟是什么模样，却反而看不出来了，但是那匹“踢雪乌骓”马，却是大家认识的。

那是秦丞相家中的宝马！

听说，这匹马是秦丞相从北地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珍若性命。秦丞相在金人治下住过，非但逃出了性命，回来还做了大官，这又是使老百姓纳罕的事情。

马在一刹那间，便已驰到了门口，马上的差官右手一扬，朝阳之下，只看到差官的手中，举着的是一块包着黄纸的木牌。

木牌上，有金粉写的字，由于马匹奔驰得快，牌上写一些什么字，自然更看不清楚了，守关的官员一看到这块牌，大吃了一惊，失声叫道：“金

字牌？”

他扑地跪倒，“踢雪乌骓”马早已在城门中穿过去了，关官连忙又站了起来，自言自语道：“金字牌，送的是八百里加急的圣旨！从武林门出城，那是送到朱仙镇去给岳元帅的？”

酒家茶肆之中，也纷纷地议论了起来。

金字牌！持着金字牌的差官，一定是带着极其重要的圣旨，要日夜不停地换马不换人，送到目的地的，一定是皇上下圣旨去嘉奖岳元帅了吧——人人都那么想。

踢雪乌骓穿出了城门。城门外的道旁，站满了人，那差官已将金字牌收了起来。他大声吆喝着，好使马的去势更快！

在他离开城门只有三五丈远近时，突然之际，道旁传来了清脆之极的“铮铮铮”三声响。随着这三声响，阳光之下，三枝精光锃亮的钢箭，向前电射而出！

这三枝钢箭显然十分沉重，因为它们在向前飞出之际，带起一股锐利之极的嘶空之声，直射向那个差官！

钢箭在旁发出，差官在道上飞驰，相隔只不过一丈来的距离，真可谓一发即至！只听得马上差官，怪叫了一声，左手在马背上一按，身子突然飞了起来！

他的身子离开了马鞍，但是左手仍是控着缰绳。那匹马也不愧是宝马，尽管被勒得白沫乱喷，但仍是向前疾驰而出！

马上那差官一扬身飞起，三支钢箭“嗖嗖嗖”地在他的身下飞过，次第射中了道旁的一株大树，直没至柄。力道的强劲，于此可见。

那差官不等身形下沉，左手突然一翻，只听得“呼”的一声响，自他手中，翻出了一条又长又细，血也似红的鞭子来。

那道鞭子才一出手，一下呼啸声过处，只听得道旁，立时有人发出了一声惨叫，就在那一下惨叫声中，那差官已经又在鞍上坐定了下来。

而那条鞭子的鞭梢，则已紧紧地卷住了一个人的脖子，将那个人自人群之中疾拖了出来。那人乃是一个三十上下的汉子，他一只手中，还紧紧地握着一只钢弩，刚才那三支箭，分明是从这只钢弩之中射了出来的，而那人一旦被鞭子缠住了脖子时，分明便已死了！

这时，他的尸身双睛凸出，面如猪肝，又被拖得在地上滚出了三五丈，再听得那差官发出一下比冰还冷的冷笑声来，一抖手，鞭子扬起，将那汉子的尸体，扬得向上直飞了起来，飞起了一丈五六高下，才又直挺挺地落到了地上！

突然之间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令得人人都呆住了！

直到那汉子的身子跌到了地上，才有人惊叫，有人掩面，一时之间，乱成了一团，而那时候，差官的快马，早已远去了！

那差官不但骑术精湛，而且扬身避箭，反鞭抽人，竟能在宝马飞驰之中，一下子就将发箭之人的脖子缠住，拖了出来，其间，马一直在飞驰，绝未曾停一停过。这差官不是普通的差官，乃是一个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已是毫无疑问的事了。

就在道旁众人大起混乱之际，人丛之中，有一个青衫少年，悄然地退了出来，他的年纪，大约二十上下，他面色惨白，面上带着极其悲愤的神情。

他退出了两三丈，自怀中取出了一张纸来，又以炭条在纸上匆匆地写了两行字，将纸卷好了，一翻左袖，只听得他衣袖之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异样的雕鸣之声！

紧接着，在他的衣袖中，飞出了一头通体漆也似黑，黑得锃亮的雕儿来。寻常的雕儿，形体都是非常之大，可是这雕儿，却是只有鸽子大小。

然而它形体虽小，却是铁翎钢啄，神骏无匹。那少年将卷好的纸条，塞入雕爪旁的铁管中，一扬手，那雕儿一声急鸣，双翅一束，箭也似疾，直射入半空之中，然后，才展开翼来。它身子虽小，但是双翼展开，却有三尺来长！

只见它双翅连展，转眼间便飞得看不见了。

那青衫少年面有黯淡之色，向路中心那已死的汉子望了一眼。那是他的同伴，一盏茶时之前，还活生生地站在他的身边，然而如今确已成路边的一具尸体了！

那少年实在想哭，但是他却一点眼泪也没有，他知道，如今不是哭的时候！所以他的眼中尽管要喷出火来，却一点眼泪也没有。

他转过身来，大踏步地走进了临安城中。

产自阿尔泰山绝顶的铁雕，双翅展动，向西北方向飞了出去，它飞行的势子极快，转眼之间，便已追上了那匹踢雪骅马。

它似乎也知道这次飞行，和那匹宝马有关，是以一见到那匹马，立时发出了一声长鸣，随即一束翅，又飞高了许多，钻入了云层之中！

马上的差官，陡然之间，听到了那一下异样的雕鸣之声，猛地抬头向天空之中看去。他的动作已经够快了，但还是未曾看到雕儿！

那雕儿已经钻入云层之中了。

阳光照在那差官的面上，令得他瘦骨嶙峋的脸，看来更是骨嶙峋的，像是每一根骨头都要裂肤而出一样。他望着天空，又发出了一声冷笑声！

铁雕在穿进了浮云之后，继续向前飞着。

前后不到两盏茶时，它已飞到离武林门八里半处的拱宸桥的上空，它在天空之中，一个盘旋，立时束翅下降，停到桥栏之上。

它一停在青石桥的桥栏之上，便听得“嗖”的一声响，自桥下，竟翻上一个人来，那人取下了铁雕爪上的字纸，又翻下桥去。

在桥下，有一艘小船，小船之上，竟有三个人之多。那人一到了船上，便急匆匆地展开了纸条，其余三人忙道：“怎么样？怎么样？”

那人迅即将字纸看完。他本来十分庄严的面容，这时更显得沉重无匹，缓缓地道：“送圣旨的，竟然是血鞭神君！”

其余三人齐声惊呼，道：“血鞭神君？”

那人道：“是的，是他。而神弩手吕一雷，已经死在他的血鞭之下了，他立即就要来到，行不行，就要看我们了！”

那人的这一句话才出口，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已经传了过来。

在桥洞之下听来，马蹄声似乎格外响亮，格外地惊心动魄。四人互望了一眼，身形如箭，一齐穿了上去，身子在半空之中，陡地一翻，已停在桥中心。

也就在这时，那匹踢雪乌骓，以疾风骤雨之势，冲上了桥来，但桥中心既然有人拦住了去路，那马一声长嘶，人立了起来。

马上的差官一声暴喝道：“什么人敢挡皇帝的去路？”

那四人非但一字排开，而且已各自掣了兵刃在手，那是一色的四枝判官笔。判官笔乃是专打穴道的兵刃，极难使用，而这四人的判官笔，却又与众不同，要长得许多。点穴的兵刃，本是越短越好用，短了认穴便要准许多。

然则那四人的判官笔，却足有三尺来长，黑黝黝的，一望便知不是凡品，这四柄笔，江湖上人称“临江四笔”，这四人乃是师兄弟，是天台山天风上人的弟子。是以马上的差官在一声暴喝之后，立时一声冷笑，道：“原来是你们！”

四人也一齐冷笑，道：“血鞭神君，你什么时候放着一教之主不干，却做起差官来了？你新官上任，咱们合该替你贺一贺才是。”

血鞭神君沉声道：“我身怀金字牌，送的乃是八百里加急文书，传的是皇上的圣旨，你们可是准备要拦截皇差么？”

临江四笔的老大哥丁安，一声长笑，使得他本来豪迈的气概，更是慑人，道：“咱们知道，这都是秦桧这奸贼所弄的花样，想将岳元帅从黄河边上召回来，好让金兵整理残兵败将，再来蹂躏大宋的大好江山，你说是不是？”

血鞭神君连声冷笑，道：“朝廷之事，自有朝廷处理。咱们是山野闲人，理他做甚？”

老二杨敬笑道：“这倒好笑了，你身穿官服，身藏金牌，怎是山野闲人？

你分明是秦桧奸贼门下的一条走狗!”

这两人词正义严，每一句话都是响铮铮的，绝无可供辩驳的余地。血鞭神君面上神色一阵红，一阵白，厉声道：“你们不自量力，可是想死么?”

老三李分江大笑了起来，道：“咱们就算拦你不住，也可以阻你一阻，让你迟一刻到达，说不定就在这一刻，岳元帅又可多打一次胜仗，多杀千百金兵，多收复一片失地!”

老四王固石笑得更是起劲，他一面笑一面道：“血鞭神君，你在武林中闯荡了数十多年应该知道你此去朱仙镇，会有多少人阻止你的去路!你想想看，能有几根骨头，可以到朱仙——”

他下面一个“镇”字还未曾出口，血鞭神君的手腕，突然一翻，血也似红的长鞭，陡然之间，自天而降，向王固石的判官笔卷到。

王固石的身形，猛地向下一沉，站稳了身形，手中的判官笔，竟然并不趋避，刹那之间，只听得“啪”的一声响，鞭梢已将判官笔牢牢卷住。

血鞭神君的手向后一缩，王固石的身子也猛地向后一斜!

那一条一丈两尺长，血也似红的血鞭，被拉得笔也似直。血鞭神君本来是想借一缩手之力，将王固石手中的判官笔硬夺过来的!

但是他却失了算，王固石的“千金坠”功夫，极其了得，稳若磐石，扯之不动!

而就在此际，其余三人，已陡地向前，蹿了起来，李分江的判官笔，直刺马腹，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扑”的一声响，不但判官笔刺进了马腹之中，由于力道运得大了些，竟连他的一只拳头，也送了进去，马腹中的热血烫得他连忙缩回手来，那匹宝马惨嘶了一声，又立了起来。

而在李分江刺向马儿的同时，丁安和杨敬两人，也飞身而起，一个自左，一个自右，判官笔向血鞭神君的左右太阳穴疾叩而至!

血鞭神君发出了一声怒吼，身子陡地向上，飞了起来!

他身形一起，丁安和杨敬两人的判官笔，一齐叩空，“当”的一声，双笔互交，碰出了一阵火花来。而血鞭神君的功夫也真了得，那两柄判官笔，非但未曾点得中他，而在双笔相交之际，他身形略略向下一沉，足尖在笔尖上点了一点!

那一点，有一股极大的力道，向下压了下来，丁安和杨敬两人，除非是立即弃了判官笔不要，否则人再也无法停在半空之中了!

他们还未曾考虑到是否应该弃笔，人已然落到了桥上，而血鞭神君的身子却就着这一点之力，突然向上，扬了起来!

他血鞭一端，仍停在王固石的判官笔上。两人本来是对拖着的，但由于

血鞭神君的身子突然向上跃了起来，王固石向后退的力道，陡地没有了对抗力量，他的身子，向后“噎噎噎”地连退了三步。在他刚想收住势子之际，一阵劲风，自头顶掠过，血鞭神君已经退到了他的身后！

王固石的心中，大吃了一惊，更是收不住脚步，再向后追出了一步！

这一退，几乎等于是向血鞭神君怀中撞去！

王固石也算是见机，双肘猛地一缩，两招肘锤便向血鞭神君撞去，但是血鞭神君的下手，却比他更快了一步，身形未定，便已手起掌落，一掌向着王固石的头顶之上击了下来！

只听得“啪”的一声过处，那一掌击个正着，王固石连声都未出，便已死去！

其余三人一见王固石横尸，悲愤莫名，李分江大吼一声，返身扑到，血鞭神君伸手一推，将王固石的尸身，推到了桥下。

同时，缠住了判官笔的血鞭，也已扬起，向李分江砸到！

血鞭鞭梢上的判官笔，倏然之间，来到了李分江的面前。李分江扬笔便点，“当”的一声响，双笔相交，李分江未曾料到血鞭神君的内力，通过了一丈五六长的血鞭，仍是如此深厚，电光石火之间，只觉得虎口陡地一麻，手中的判官笔，突然向上扬了起来！

在李分江身后的丁安和杨敬两人，一见这等情形，不禁魂飞魄散！

两人连忙叫道：“三弟小心！”

因为他们知道血鞭神君的武功极高，他那条血鞭，乃是一条巨蛟的背筋所制成的，若不是削金断玉的前古奇珍，根本削不断它。血鞭神君早年闯荡江湖，由于鞭法精奇，一举成名，他的真姓名反而无人知道，而“血鞭神君”四字，则武林中尽人皆知。

而自从他创立天一教，自认教主以来，奸邪之徒，争相入教，他自恃武功高超，曾当众声称，决不再以他的血鞭伤人！

当他这样宣称的时候，武林中人，莫不大为骇异，因为人人皆知这件兵刃，是他一身武功的精华，他不以血鞭伤人，难道还改用别的兵刃不成？

但是过不多久，他的用意，便人人皆明了，那是他独斗青城三剑，以血鞭将青城三剑的长剑卷去，然后再抖鞭以剑伤人！那是他的鞭法已到了随心所欲的新境界，所以才发出这样豪言的。

而自此之后，他果然与人对敌，便只是用鞭卷过对方的兵刃，令得对方死在自己的兵刃下。如果对方不持兵刃他便以鞭缠住对方的身子，将之在地上拖死，在武林门外，拖死神弩手，就是这个法子。所以，丁安和杨敬两人，一见李分江的兵刃飞向半空，而血鞭鞭梢所卷的判官笔，却就在李分江的胸前，尽皆大惊！

但是那条一丈五尺长的血鞭，伴随血鞭神君数十年之久，他使鞭之纯熟，等于那是他的一条手臂一样，而鞭梢卷住了判官笔，也等于是手抓住了判官笔一样，怎容李分江有喘息的余地！

电光石火之间，只见判官笔陡地向前一送，李分江已经涵胸拔背，准备向后退去，但已经慢了，“波”的一声，判官笔自他胸膛，刺了进去！

丁安和杨敬两人，一面高叫，一面旋风也似，向前扑到！

两人听到了“波”的一声，已知李分江万无幸理，两人竟不再多费时间向旁多看一眼，只是真气连提，扑向血鞭神君！

两人知道，若是给血鞭神君，抽鞭后退，那么，他一枝判官笔斗自己两枝，虽说不利，但是他的判官笔，却是缠在鞭上的，只有他进招，自己如何向他反攻？他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是以两人一定要抢到的身前去动手。

他们两人的去势极快，转眼之间，已到了血鞭神君的身前，两枝判官笔，带起“嗤嗤”两股劲，攻向血鞭神君的“印堂”、“华盖”两穴。

这两个穴道，一在眉心，一在心口，全是人身一等一的要穴，这时他们和血鞭神君，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出手自然不再留情。

血鞭神君的上身，突然向后退，一式“铁板桥”功夫，两枝判官笔，尽皆走空！

而血鞭神君一抖手间，缠在他鞭梢之上的那枝判官笔，却已一个转弯，向着丁安的背后仰攻而到。丁安虽然听到背后传来了劲疾无比的金刃劈空之声，但此际血鞭神君上半身后仰，胸口朝上，可以说全无抵抗的余地，他和杨敬两人，不顾一切，举起判官笔，便向血鞭神君的胸口插了下去！

那两枝判官笔的下插之力，大得出奇，而血鞭神君在这样的情形下，也是无可躲避的！

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扑”的一声响，血鞭神君反鞭卷到的那枝判官笔，先从丁安的后背心刺进，笔尖直透前胸，鲜血狂喷！

丁安的伤势如此之重，自然是立时毙命，但是他临死之前的最后一分气力，也用在判官笔的向下这一插之上，再加上杨敬的那一枝，两枝精钢打就、笔尖锐利无匹的判官笔，同时插到了血鞭神君的心口！

只听得“嗤嗤”两声响，血鞭神君胸前的衣衫，立被划破。

但是，他衣衫一破之后，胸前却现出了一蓬夺目之极的金光来，紧接着，便是“当当”两声和血鞭神君的一声狂笑，道：“你们上当了！”

他一面怪叫，一面趁杨敬陡地一呆之际，一招“斜月孤星”，呼的一掌，向着杨敬的颈际，斜斜地劈了下去。

杨敬也知道身边的大哥，业已遇难，但是他总只当自己这一笔下去，血鞭神君便难以活命了，不但可以报仇雪恨，而且，杀了血鞭神君，夺了他的金字牌，在他的身上，搜出圣旨毁去，岳元帅自然接不到圣旨，那离直捣黄龙的日子就不远了！

可是，刹那之间，他只觉得对方的胸前，闪起了一蓬金光，手中的判官笔，突然向旁一滑，竟未曾刺得进去，这是全然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都不免会呆上一呆的。杨敬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就在他一呆之际，血鞭神君的一招“斜月孤星”，已经攻到，齐齐正正砍在他的颈骨之上！

只听得一下极之轻脆的骨裂声过处，杨敬的身子，立时向旁倒去。

他在倒在地下之后，口中吐出了三个字来：金鼋甲！

血鞭神君血鞭连挥，将两人的尸首，一齐挥到了桥下，怪笑一声，道：“总算你识货！”他掩好了胸前的衣服，金光敛去，就在此际，就有一阵马蹄声，迅速地传了过来！

血鞭神君本来是准备立时继续赶路的，他得了秦丞相莫大的好处，一定要将这道教令岳元帅撤兵的圣旨，及时送到的。

然而他自己的宝马已死，是以一听到马蹄声，听出那马来势，虽然比不上踢雪乌骓，但也是匹一等的好马。反正自己有金字牌证，每到驿站，一定有百中挑一的好马相候，立时可以换马的，是以他身子一隐，隐到了桥下的芦苇丛中。

他这里身子才一隐起，一匹骏马，便已离桥越来越近，转眼之间，便冲上了青石桥上，那骑马的，不是别人，正是那青衫少年。

那青衫少年一到了桥上，便看到了满桥的血渍和王固石的尸体。虽然其余三人的尸体已然不在桥上，但是那青衫少年也可以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

他满脸悲愤，勒住了马缰，但是，他却并没有下马。才一勒住了马缰，又一咬牙，双腿一夹，马蹄在青石板铺成的桥面之上，踏出清脆无比的声音来，转眼之间，便冲过桥去了！

马儿的去势极快，一下子便驰到了血鞭神君的匿身所在。

而血鞭神君也在此际，突然飞身而起，向马背上，落了下去！

他的一只左脚，刚一沾到了马股，右手五指如钩，便已向那青衫少年的肩头抓去。

在他想来，那青衫少年看来虽然也是学武之士，但是以自己的武功之高，还不是手到擒来，立时可以将他抓得向外抛了出去么？

却不料事情却并没有那么顺利。他五指如钩，疾抓下来之际，青衫少年

并不转过身来，可是却一扬手，一柄短剑，剑尖向上，已然刺了上来。

他虽然未曾转身，但是短剑扬起，刺的却正是血鞭神君手掌中心的“劳宫穴”，血鞭神君若是再抓下去，一只手掌，非废去不可！

血鞭神君的心中，又惊又怒，好在他内力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境地，连忙陡地一缩手，中指趁机“啪”的弹出，“当”的一声响，正弹在青衫少年那柄短剑的剑尖之上！

青衫少年一声闷哼，手臂一缩，一肘已向后撞了过来，那时，马儿仍然在疾驰，两人乃是在疾驰着的马背之上动手的。

而血鞭神君则是站着，那青衫少年一缩手，肘部撞向他的小腿，这一肘之势，十分沉稳雄厚，而小腿骨又是脆骨，若被撞中，也大是不妙！

因之，血鞭神君忙又抬起一足来，足尖对准了青衫少年的肘部，用力一足，踢了上去！

可是，也就在此际，只见青衫少年左袖一展，一声雕鸣过处，一溜黑影，比电还疾，突然扑向血鞭神君的面门！

血鞭神君一生之中，大大小小，也不知见过了多少阵仗，但是像这样快的攻势，他却是还未曾遇到过，变生俄顷，简直没有他多作考虑的余地，他也顾不得那已然踢出的一脚了，一提真气，人便斜斜向上，拔了起来！

他向上拔起，那溜黑影，立时又跟着上来。由于来势实在太快，以血鞭神君的眼力而论，竟未曾看清那是什么东西！

血鞭神君刚才在马背上，血鞭施展不开，这时已到了半空之中，焉有束手待攻之理？血鞭一展，“呼”的一声，便向上掠去。

那团黑影也突然后退，到了半空之中。

血鞭神君这才看清，那是一头异种的雕儿！一见到这头铁雕，血鞭神君的心中，猛地一动，真气下沉，以极其迅速的势子，落下地来。

当他落地之后，那匹马已冲出了三四丈远了，血鞭神君一声大喝，道：“别走！”鞭梢卷动着地上两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向前电射而出，射向马腿，同时，他左手向上一翻，“轰”的一声，一股劲风，将正向下飞扑而至的铁雕，震得一声急鸣，向上翻了出去！

铁雕的急鸣声和马腿的断骨声是突然传出来的，马儿两股后腿一断，立时滚倒在地，青衫少年一跃而起，横剑当胸，一手按在马头之上。

只听得那马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便寂然无声了！

敢情那青衫少年一掌轻轻按下，已经运力将马震死了！

血鞭神君“呵呵”一笑，道：“阿尔泰山的绵掌，阴柔之力，确是非同小可！”

第二章 血鞭横扫壮士饮恨

青衫少年伸手一招，将天上的铁雕召了回来，停在肩上，这才沉声道：“临江四笔呢？”

血鞭神君冷笑道：“四命归西去了！”

青衫少年一咬牙，踏步进身，但是血鞭神君一抖颤，刹那之间，鞭影大作，在他和青衫少年之间，陡地出现了一座纵横的鞭影交织而成的血墙！

一堵用血鞭的鞭影交织而成的影墙，将那青衫少年和血鞭神君之间的去路拦住，那青衫少年陡地停了下来。

血鞭神君手腕再是一抖，又是“啪”的一声响，血影陡敛，那条血鞭已突然收了下來。

血鞭神君虽然发出这一招，是拦阻那青衫少年攻向前来，但是他却不无卖弄的意思在内，是以招式之妙，实可以说是武学上登峰造极之作！

那个青衫少年面上的神情，更加悲愤，更加茫然。

血鞭神君“哈哈”一笑，道：“小朋友，你可是从阿尔泰山来的么？”

青衫少年傲然而立，并不出声。

血鞭神君又哈哈一笑，道：“我知道，我与令师长有数面之缘，是以我也不愿和你动手，我有急事在身，你快让开吧！”

这件事，出自凶横已极、一贯自大的血鞭神君之口，那可以说是难得之极的事情了。

然面那青衫少年，却绝不领情，只是一声冷笑，道：“你想向北去，去害岳元帅么？”

血鞭神君道：“我只是上命差遣，究竟去做什么，我却不知道。”

青衫少年“哈哈”大笑了起来，道：“你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你是知道了而不敢说，因为你知道，你做的事情，要受千秋万世的咒骂，要被武林同道所不齿，所以你明明知道，但是却不敢说知道！”

血鞭神君不等青衫少年讲完，便厉声斥道：“胡说，我是看在你师长的面上，才不与你计较，你当我真是怕你么？”

青衫少年一声长笑，意态豪迈，身形疾向前踏出了两步，手中的短剑，闪起一道精虹，向前刺了出去。也就在短剑刺出的一刹那，血鞭神君的血鞭，也已扬了起来，明明是青衫少年发剑在先，但是血鞭倏地反卷，荡起一股血影，反砸在短剑之上，发出了极其沉重的“啪”的一声响。

随着那一声响，只听得那青衫少年一声惊呼，手中的短剑落地，手被血鞭那一砸之力，压得“当啷”一声，跌到了地上。

青衫少年虽然发出了一下惊呼之声，但是面上却绝不惊惧，他一俯身，便去拾那柄短剑。但是，他的手指还未曾碰到剑柄，血鞭神君一声长笑，血鞭的鞭梢，已然卷住了剑柄，手腕一沉间，短剑突然向上，扬了起来，剑尖直刺青衫少年的面门。

青衫少年陡地一震，上身立时向后仰去！

他本来是在俯身拾剑的，突然之间，变得上身向后仰去，动作却是极快，然而他动作快，血鞭神君的动作更快。就在青衫少年上身后仰之际，眼前精光突然大盛，那柄短剑的左锋，“刷”的一声，在他的左颊之旁，刮了过去，凉飕飕的，好不舒服，然而青衫少年却也因之而大吃了一惊，真气一松，双腿一软，“腾”的一声，跌到了地上。

血鞭神君“哈哈”一笑，抖起血鞭来，一挥手，将卷在血鞭上的短剑，接了过来。

青衫少年呆了一呆，手在地上一按，一跃而起。血鞭神君一扬手，手中的短剑，缓缓地向青衫少上，飞了过去，青衫少年一伸手接住，血鞭神君道：“你还不走么？”

血鞭神君的这一句话，实是说得再明显也没有了，他刚才以鞭卷剑，令得剑刃，在青衫少年的脸颊之上，轻轻掠过，青衫少年毫无回手的余地，也就是说，刚才他要取青衫少年的性命，也是易如反掌，只不过是手下留情而已。

青衫少年自然也知道这一点的，是以他的面色，变得极其苍白。

然而他的神情，仍然十分坚决，道：“你尽可以下手杀我，叫我不来拦阻你，那是万万不能！”

血鞭神君瘦嶙嶙的面上，现在极其阴森的神色来，连声冷笑，突然之间，手中的血鞭，“刷”的一声响，向青衫少年挥了出去！

青衫少年的身子，陡地向后退了开去。他身形一退，血鞭自然挥空，鞭梢沾在地上，突然之间，他内功贯于全鞭，整条长鞭，竟变得笔也似直！

而他的身子，也向上拔了起来，那一条长鞭，犹如是一根竹竿一样，使他的身子，拔得更高，在半空之中，划了一个半圆，“刷”的一声，在青衫少

年的头顶之上，掠了过去！

他向前掠出的势子之快，使得他看来，简直不像是一个人，而是一头怪鸟！

等到青衫少年突然转身过去看时，只见血鞭神君，早已落地，但是已在七八丈开外处了，一个起伏，便已见到了一个黑点。再一闪之间，便已不见了。

青衫少年一顿足，苦笑了一下，他明知是追不到血鞭神君了，但是他还是向前疾奔了出去，衣袂飘飘，迎风有声，显见他的功力，也大是不弱。

他奔出了七八里，到了一座林子之中，只见有两个中年人，胸口各插了一柄单刀，身子倚树而立，分明是已经死了！

青衫少年的心头，又是一阵难过！

这两个人，分明也是因为和血鞭神君动手，因而死于非命的！

自从秦桧奸贼，有意将正在收复失土的岳元帅召回临安来的打算之后，武林之中，便起了极大的波动，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想阻止这件事情！

但是武林中人究竟是山野闲人，可以登高一呼，聚集上千人百人，但是却不像秦桧奸贼那样，可以假借圣命，下圣旨去把岳元帅叫回来！

秦桧是用最要紧的文件递送方式，将圣旨送到岳元帅的手中的，那就是，送圣旨的差官，手持金字牌，八百里加急，任何人都不得阻拦，任何驿站都要给予持金字牌的人以最大的方便，逢关过关，逢州过州，若有阻拦的，便是反叛的大罪！

但是武林中人，还是不约而同地打上了同样主意：要将皇差截下来！

然而，秦桧奸贼显也早已料到了这一点，他竟派出了血鞭神君这样的高手来作官差，这座林子，离临安城西北的武林门，只不过二十里，死了的人已有那么多了，眼前这两个人，自己虽然不认识，但自然也是热血的汉子，希望岳元帅能够将金岳赶过黄河，进一步直捣黄龙的好汉了！

然而，他们却也死在血鞭神君的手中了！

一直向西北去，到朱仙镇，要有多少场苦争血斗？要有多少武林人物遭殃？这简直是武林之中，一场极大的浩劫！

然而，这又是绝对无可避免的浩劫，那么多人要和血鞭神君动手，要和他拼一个你死我活，绝不是为了私人恩怨，更不是为了血鞭神君的身上，怀有什么宝物，抢了来可以对自己有利。

武林豪杰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抗金兵，为的是使岳元帅不撤兵，为的是将金兵逐出大好的河山去，为的是国家，是老百姓！

武林中的打斗，争夺太多了，但是每一个人都感到，没有一次打斗，比